



都市心情

去村里坐绿皮火车

文/李 晓

和盘托出。这些梦想，其中有一些已经呱呱落地，纷纷绽放了。比如星空民宿，在这个村子的最高峰，白云垂得很低时，仿佛跳起来就可以抓上一大把。小黎他们在那里开发的小木屋民宿，入夜，湛蓝夜空如帆布一样的质地，上面缀满了亿万星星闪烁的眼睛。在小木屋的屋顶上望星星，让人无限留恋尘世里的缱绻温柔；村子里长寿老人多，长寿山下有一股终年涌流的长寿山泉，小黎他们把长寿山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到了大江南北。

小黎反问我，哥，你说说，我这样做，是对一个村子好吗？

我紧握住小黎的手说，你做得好。

小黎说，他把这列绿皮火车辗转运输到村子里，是缘于一个电光石火的想法。有天，小黎去村里采集乡民们的山货，85岁的朱大爷坐在皂荚树下说，他这一辈子啊，还没有坐过一次火车出远门。望着朱大爷有些遗憾的神情，小黎突然想起前不久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新闻，一家山里客家开办起了怀旧情调的火车民宿，他当即联系上了出售这种绿皮火车模型的商家。

山谷里传出第一声火车鸣笛的那天，小黎搀扶着朱大爷来到车厢坐下。火车鸣笛穿过朱大爷的耳膜，大爷的眼窝里一行清泪滑落。朱大爷告诉小黎一件缠绕心头的憾事，他49岁那年，本来可以坐火车去兰州看望一个亲戚的，却因为送别母亲而作罢。而今，朱大爷的母亲，就长眠在离绿皮火车模型不远处的幽静松林墓地里。朱大爷告诉小黎，而今他也没啥遗憾了，自己坐上火车了。小黎告诉朱大爷，他正在对火车车厢内部进行设计，改装成特色民宿，很快就可以在车厢入住了。在里面，可以用山泉泡山茶，可以在夜半朦胧时分，在松风声中听到“火车报站员”传来的站名报送。一列时光列车，穿过茫茫时空的隧洞，降临到这个村子的山野里，充满了年代的梦幻感。

小黎还告诉朱大爷，村子里没坐过火车的老人，都可以来这列火车民宿住上一晚。有一天，他还要带上村里老人们，去坐高铁，去乘飞机，去看远方的风景。小黎说，这是他对村庄的报恩。

今年,我要回到地气蒸腾的村子里去,与乡人们一起,去乘坐这趟“幸福号”绿皮火车,在光阴的流转里,开往繁花似锦的春天。

我的小外甥女(我们老家管外孙女叫外甥女),我们格外亲。

文/王振华

我的小外甥女(我们老家管外孙女叫外甥女),我们格外亲。

记得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(刚过了八月),就和她妈妈来到了呼和浩特。从此,一便和我们朝夕相处,成了我们这个家庭中必不可少的成员。

在她一断开妈妈的奶水后，奶粉和奶便成了她的主要食品。到了能吃饭的时候，也依然没有离开过牛奶。因她不好好饭，一次只吃一点点，瘦得像个小猫似的。到今年满3周岁了，身体看上去仍然极其弱，娇小。我们想尽办法让她多吃点儿饭可也无济于事。直到她有一次感冒了，找这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老中医，才知她胃不好，挑食。医生用针灸治疗后，开始吃点儿饭了。从那以后，饭量也慢慢见长。我们喜出望外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我和老伴看着她一天天长大，一天天变得会说话，而且还挺能说，又聪明又活泼。不知不觉，在我和老伴心中，一种发自内心的、不可言喻的、对她百般呵护与疼爱的感觉，也在慢慢滋生，与日俱增，她一也不能离开我们了……

她不仅聪明、活泼，而且“伶牙俐齿”，非常会说话，真有那么一种“巧舌如簧”的架势。别看她小，许多大人都没有她会说话，这一点毫不夸张。

她还会“察言观色”，非常会看人的“脸”（脸色）。比如她过分调皮了，贪玩了，甚至有时打人骂人……她姥姥便会生气，给她一个难看的“头脸”，她便马上领会，立刻停止了手脚，收敛了她那副肆无忌惮的脸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并且立刻过去给她姥姥赔不是，直到哄得姥姥哈哈大笑为止。

每天只要我从外面一回来，她便立即像一只小鸟似的扑到我怀里，显出一副其调皮、贪玩的样子，一会儿爬身上，一会儿骑头上，把我像揉面团似的揉个遍，翻遍。然后，再在我身上跳上跳下……于是我的整个身体，便成了她的“运动场”，任她玩个遍，摆脱不掉，也“哭笑不得”。

我们的闺女、女婿常年在外地工作，一年只在过年的时候回来一趟。因此，娃娃能留在我们身边。

我有时一个人也在想：从几个月到一年，岁月流逝，我们已不在年轻。但亲情、爱、呵护，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孙也好，外甥也罢，都是我们的骨肉与亲情传承。亲儿亲女隔辈亲，亲的是辈数，是代不能割断的血缘和生生不息的难舍难分。为儿女们分担义务，让我们的下一代康健壮地成长，这也是我们这代人最美的愿望……